

电影文学剧本 / 黄汀苗 房子 著

流亡大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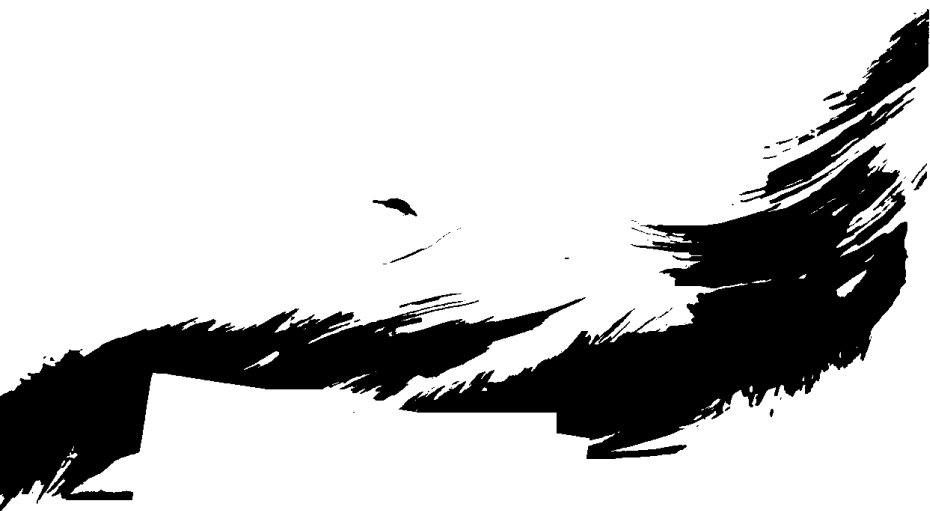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流亡大学

黄汀苗 房 子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7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剧作表现抗战初期，浙江钱江大学在校长朱可诚的率领下，在转移、迁校过程中，全校师生员工团结一致，克服重重困难，坚持办学，坚持培养人材的可歌可泣事迹。

责任编辑：白 皑

封面设计：乃 萱

流亡大学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$\frac{3}{8}$ 插页：2 字数：60,000

1987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523 定价：0.69元

本剧献给长眠九泉的浙江大学老校长
竺可桢！献给老浙大那些满怀赤诚之心的
教授们！

0011106

1 字幕并伴以浑厚的男音：“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真实故事，它发生在日寇的铁蹄蹂躏我中华国土的年代……”

一辆辆坦克从日军登陆舰里开出，爬上杭州湾海岸。

《东南日报》迭印：“日寇侵入浙境，杭州湾敌兵上岸！”“寇深祸急，杭城告警！”……

日机编队出现在杭城西子湖上空。

一枚枚炸弹从日机上落下。

座落在钱江之滨的钱江大学中弹被炸，硝烟滚滚。

2 一辆陈旧的福特牌小轿车开出已被炸塌的钱大校门。

车里坐着脸色阴沉、心事重重的钱大校长朱可成（40余岁）。

3 小车行驶在杭州湖滨街头。

店主在门扉贴上“家中有事”、“因事回乡”的纸条，纷纷打烊停业。

扶老携幼的难民顶着冬日的寒风，潮水般挤来涌去。一对肩挑锅碗瓢勺、开设小面摊的中年

夫妇挤倒在一旁。

一支学生游行队伍走上街头，高呼抗日口号。

几辆贴有“慰劳前线抗日将士”标语的卡车，满载着慰劳物资，缓缓行驶在人群中。司机拼命按着喇叭。

4 西子湖畔一座别墅门前。

朱可成美貌娴雅的妻子田琬（30余岁），正在招呼一群教授夫人，把大家扛来的一捆捆棉背心往平板车上装。

方师母（40余岁）边装车，边劝说田琬：“朱校长很忙，这次前线劳军，由我们去就行了。”

田琬：“我是学校妇女慰劳分会的会长，大家赶制的一万件棉背心，当然应该由我送到抗日将士手里呀！”

说话间，一个清秀温良的日本女子贞琦秀子（30余岁），气喘吁吁地跑来，向田琬递上一捆棉背心：“把我的慰劳品也带上吧。”

田琬感动地：“秀子，你……”

贞琦秀子：“我虽然是日本国的国民，但慰劳前方的抗日将士却是我所情愿的。麻烦您了。”说完她垂下双手，行了个日本礼。

5 别墅庭院。

朱可成的儿子松松（3岁）举着发火玩具枪满院跑，对着头顶飞过的鸟雀“开火”：“哒哒哒！哒哒哒！……”

朱可成推门走进别墅：“松松，你干什么呢？”

“爸爸，我在打鬼子飞机！”松松一边回答，一边仍然哒哒打个不停。

朱可成拉住松松的手：“好孩子，别在外面玩。”

6 朱可成牵着松松走进别墅客厅。

朱可成的女儿梅梅（5岁）、宁宁（4岁）欢快地叫着爸爸，扑到朱可成膝前。

朱可成走到桌边，翻开气象日记，抬头看了看气温表，写上：“1937年11月8日，阴，5℃。”

田琬给朱可成端上一杯茶，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封信，抽出一张照片，兴奋地：“你看，我妹妹成了博士了！”

朱可成：“田霞吗？”

照片上的田霞，穿着博士服，戴着博士帽，长得和田琬几乎一模一样（两个人物由同一演员扮演），只是她的神情和田琬相异，眉宇间透着西方女子的浪漫气息。

田琬又给朱可成递过信去：“她已经接受你们学校的聘请，决定来钱大任教。真希望妹妹早点从英国回来！”

朱可成轻轻叹息一声，没有看信，向钢琴走去。

梅梅：“妈妈，爸爸怎么了？”

田琬：“你们到里屋去玩。”打发孩子进屋后，她走到朱可成身边。

朱可成打开琴盖，弹奏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。

田琬默默坐在一旁，托颌静听。

朱可成弹奏着《命运交响曲》，显得心绪不宁。

田琬轻柔地：“是不是学校西迁的事不顺心？”

朱可成抬起头，好象是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田琬微微一笑：“你一弹这《命运交响曲》，不就告诉了我了吗？”

朱可成闷头弹奏着，没有答话。

田琬：“可成，你留学回国的时候，不就抱定宗旨，要精研科学，充实国力，毕生致力于教学……”

朱可成重重按下一个琴键，烦躁地站起：“可命运和人生是这样的对立……”

“可成！可成！……”

历史学教授费湘宸（50余岁）叫着推门走进。未待坐定，就大声责怪朱可成：“可成，你怎么还拿不定主意？你让大家坐以待毙，等着鬼子打进杭州踏平钱大吗？”

朱可成给他沏了杯茶，皱着双眉说：“几十万册图书，几千箱仪器，怎么搬？课堂、实验室往哪儿安置？这么大的学校，一两千人的庞大队伍……弄不好，家破人亡，那我可就是罪人！”

费湘宸激动地踱了两步，突然握笔伸纸，写下两句话，往朱可成面前一摊。

朱可成注目凝视条幅。

条幅特写：“身劳而心安为之，利少而义多为之——可成学兄共勉。”

7 晨。西湖孤山。

费湘宸和朱可成边走边谈地来到了杭州知府林启的墓前，停住脚步。

费湘宸看看墓碑，拨去遮住墓碑的枯草：“可成，你我都是林启先生的弟子。林启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创办浙江求是书院，是为了要储存国力，洗雪惨败于日本的国耻。后生每每想到中国国力未储，国耻未雪，总觉得有愧于师长……”说着，他激动地流出了眼泪。

朱可成动情地望着墓碑，愧疚地低下头。

8 钱大校园。

正对校门，耸立着一座标准钟。标准钟两边题写着朱可成的手迹：“勿谓长少年，光阴未转毂。”

校园里挤满了师生员工和家属。

家属们嚷嚷着：“什么西迁东迁，我们哪儿也不迁！”……

学生们也在激烈争执：“只要能读书，迁哪儿都行！”……

训导长傅梦麒（40余岁）挥动双手，让大家安静：“镇定！镇定！抗战时期的人心以镇定为第一要义，惟镇定始能巩固后方，惟镇定……好，校长来了！”

众人举目望去，朱可成出现在校门口。

一批扛了行装、早已等在校门口的学生，迎面围住朱可成。

其中领头的学生李赫男：“朱校长，我

们和母校告别了！”

朱可成疑惑地看着他们。

李赫男：“锦绣河山，转眼焦土，此时不上马杀贼，更待何时！朱校长，再见！”鞠躬转身，一招手，阔步跨出校门。

几个教授迎上前来：“朱校长，如果学校决意西迁，那我们……”他们一个个拿出聘书，退还给朱可成。

朱可成手里捏着一把聘书，疾步穿过人群，站到标准钟台的水泥石阶上，激动地：“诸位先生，教授是大学的灵魂，我恳切地挽留你们。祖国正在受难，极需我们储存国力，培养人才。钱江大学惨淡经营数十年，决不能毁于一旦。校务委员会决定，立即西迁，继续努力于我们神圣的教育事业！”

9 一列拖轮停在六和塔下钱江码头。

拖轮舱面上装着钱大的图书仪器箱，舱内挤满了钱大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孩子。

敌机的嗡嗡声。

船上寂静如死，大家屏住了呼吸。

家属裴师母发出声来，怨声载道地：“杭州住了几十年，到乡下去住草房……”

她的丈夫、生物学教授裴时昌（50余岁）不耐烦地压着声打断：“住草房就住草房呗，这叫共赴国难！”

10 敌机在头顶盘旋。

凛冽的江风。

飘洒的细雨。

轻轻的江涛拍击声。

夜幕笼罩了一切。

船头亮起了一盏风灯。

拖轮的发动声打破了寂静，也打开了大家情感的闸门。家属、孩子一片哭叫。

拖轮离开钱江大桥，离开了六和塔。

师生依依离别杭城的目光。

歌声：

山苍苍，
水泱泱，
莘莘学子，
年迈师长，
相依去流亡，
相依去流亡……

风声。雨声。啜泣声。

拖轮远去，远去……

敌机向拖轮俯冲……

11 舱内，一个叫刘大个、刘志强（25岁）的学生，冲着朱可成大声说：“流亡，流亡！我从东北流亡到杭州，今天又……这要流亡到什么时候？！”

朱可成感慨地：“谁也不知道……”

拖轮渐渐隐没在锦峰绣岭中……

12 山村小镇梅城。梅城四周环山，山水清丽。

在前面的方宅里设立了总办公室，挂上了钱江大学的校牌；天主堂是临时教室，写上了“教学大楼”的大黑字；孔庙和民房用作实验室，也一一写上了原钱江大学各系所在梨洲馆、舜水馆、神农馆的名称。山村小镇俨然成了一座大学城。

13 当！当！当！……的钟声。标准钟。标准钟安在天主堂的门里。朱可成爬在一架人字梯上，题写“勿谓长少年，光阴未转毂”的词句。

教堂里坐满了正在上课的学生。

14 梅城孔庙。这里挂上了“物理实验室”的小木牌。

朱可成推门走进孔庙。在“至圣先师孔神象”的牌位下，实验仪器安置得井井有条。汪凯章教授（50余岁）正在和助手洗刷玻璃器皿。朱可成不住地点头称道……

一阵激越的钢琴声传来……

15 梅城方家祠堂“黑白文艺社”活动室。

黑白文艺社的一些同学拿着歌谱在听舒教授（30余岁）弹奏。

“小老头”肖文斌（22岁）改完歌词，拿着稿纸站起说：“我们黑白文艺社是在黑龙江、长白山被日本鬼子占领的时候成立的。我们的社名时时提醒我们，要抗战到底。所以这首歌叫《抗战到底》。歌词是这样的：“哪怕它大炮飞机，哪怕它榴弹毒气，我们要抗战到底！国防在我们的胸膛，勇敢是我们的武器，我们要抗战到底！为民族争人格，为天地留正气，我们要抗战到底！”

舒教授：“好，好。现在我来给大家教唱！”

朱可成出现在方家祠堂窗外。

舒教授弹琴教唱着，自得地朝朱可成笑笑。

朱可成也高兴地朝舒教授扬了扬手。

16 朱可成由方家祠堂往回走。

梅城小街上，在钱塘江边难民队伍中见过的那对中年夫妇，开起临时面馆，勺子敲得叮当响。

朱可成走过小面馆，与钱大师生热情打着招呼。

大姐模样的女生陈静芳（23岁）匆匆跑来，向朱可成递过来一份油印的《抗战快报》：“朱校长，我们刚刚收听到的消息。”

朱可成接过一看，脸上立刻笼罩了阴云。

“朱校长！朱校长！……”

和田琬一起去送慰劳品的方师母叫着走近朱可成：“朱校长……”她泪眼盈盈，翕动着嘴唇，一时说不出话。

朱可成心里颤抖了一下，意识到了某种不幸，但还是平静地问道：“方师母，你们回来了？”

方师母饮泣吞声地：“朱校长，朱师母她……她可能给鬼子抓走了！”

闪回 沪杭公路上，日军坦克正朝一辆运送慰劳物资的汽车开炮。

田琬扶方师母和张师母跳下车，三个人拼命往田野里跑。

炮弹在桑园里炸开。张师母被炸昏在地，方师母被震进田沟。田琬在硝烟中一时找不到方师母和张师母，便往近处一丛竹林奔去。

“抓住她！抓住她！”日本兵叫着朝田琬追了过去……

方师母泪流满面地：“朱校长……”

朱可成竭力控制着自己：“你快回家吧。方先生住在那边，东门街10号民房。”

朱可成给方师母指了指方向，转身走去。

17 朱可成精神恍惚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走在溪边小路上。

他眼前的一切——路边的树，溪里的小舟，身旁的行人……全都在晃动。

18 梅梅端着一脸盆衣服，宁宁牵着松松，三个孩子来到溪边洗衣埠头。

梅梅和宁宁蹲在洗衣石上，一人举一个捣衣的棒槌，捶打着湿衣服。

松松背着那支玩具枪，在溪边玩沙子。

梅梅和宁宁一下下捶打着衣服。她们的小手冻得又红又肿。

19 朱可成朝他们走去。

20 梅梅和宁宁把衣服放到溪里洗濯。湍急的水流冲走了她们手里的衣服。

她们连忙伸手去捞，但小手太短，衣服顺着水势流了开去。

衣服顺溪流而下。

她们顺着溪流跑。

21 朱可成在溪边小路上听到熟悉的孩子的哭声，一抬头，远远看见自己孩子的背影，急忙奔了过去。

22 溪边。

梅梅拉着朱可成，指着远处：“爸爸，衣服！衣服！”

朱可成朝流远了的衣服奔去。

衣服冲到溪边横出的一枝枯树上搁住了。

朱可成捞起衣服。抖开一看，是自己的一件外套。

他一阵心酸，扔开衣服，一下把梅梅搂到怀

里……

23 梅城小街上一座普通的民房内。朱可成给孩子们匆匆端上简单的饭菜，三个孩子拿起筷子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朱可成见他们吃得很香，多少感到一点快慰。

他们扒了几口，不约而同地停下筷子。

朱可成：“好孩子，快吃。爸爸一会儿还有事。”

孩子们还是不动筷子。

朱可成：“怎么了？”

松松泪汪汪地：“我想妈妈。”

梅梅：“我也想妈妈。”

宁宁：“我也想妈妈。”

“妈妈……她，她就会回来的……”朱可成停住筷子，泪水扑簌簌往饭碗里掉。

梅梅爬上凳子，用她的小手绢给朱可成擦泪：

“爸爸，你也想妈妈了吗？”

朱可成无力地摇摇头：“爸爸是看着你们不好好吃饭，一天天瘦下去，心里难受……”

三个孩子又不约而同地拿起筷子，大口大口吃起来。

24 夜晚。民房里间。朱可成坐在床沿，看着三个孩子合眼睡去。

朱可成走到桌边，写下一行气象日记：“1937年12月25日，雨夹雪，3℃。”

松松在梦里轻轻叫着：“妈妈，妈妈……”

朱可成抽口烟，长长地嘘了口气……

回忆 杭州湖畔别墅。客厅。朱可成推门走进家里，手里拿了一束鲜花。

田琬感到奇怪：“你怎么突然喜欢起花来了？”

朱可成：“这是特意买来给你的。”

田琬：“呵？”

朱可成：“忘了？今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。”

“噢！……”田琬接过鲜花，把它插在花瓶里，一手抚着身旁的钢琴：“六年前，我还是个学生，是你的琴声打动了我……”

朱可成走到钢琴前，弹奏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。

田琬坐到朱可成身旁。

朱可成：“记得你这个学生，最喜欢听我弹奏这支《月光曲》。”

田琬点点头，托颌静听。

朦胧、清朗的琴声……

田琬：“它写的是一个皎月当空的夜晚，叫人陶醉、神往的夜晚……”

朱可成深情地望着田琬：“这是贝多芬献给他最心爱的恋人的。”

田琬幸福、动人的微笑。

催促上车的喇叭声传进客厅。